



學要

二

西漢紀

リ 8
210
2



通鑑學要卷二 正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蔡以封桐川參閱

西漢紀 姓劉氏都長安以火德王凡十三君合王莽

太祖高皇帝 諱邦字季在

乙未 楚義帝心元年西楚霸王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

子嬰奉璽符節以降

諸將請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通鑑學要

正編卷二

漢高帝

伊 210 2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  
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疆弱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  
樊噲張良諫乃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民  
大喜○阨塞要害處抵當也

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十一月項籍攻破函谷關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

大掠而東。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籍至大怒攻破之范  
增說籍曰沛公志不在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  
色此天子氣急擊勿失會籍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  
告之良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  
吾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乎願  
伯明言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自來謝伯還告籍且  
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籍許諾沛公且  
日從百餘騎來見籍鴻門籍留飲增數目籍舉所佩玉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籍既入關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籍怒曰懷王吾家所立  
何以得專主約乃伴尊懷王為義帝籍自立為西楚霸

玦示之者三籍不應增出使項莊入舞劍為壽因擊沛  
公伯亦拔劍舞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盾直  
入瞋目視籍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籍曰壯士賜之卮酒  
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盡之籍曰能復飲乎噲曰臣  
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  
解心疑大王也籍默然有頃沛公起如廁從間道歸霸  
上留良謝羽因獻白璧籍受之又獻玉斗與增增怒撞  
其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  
數日籍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掘始皇  
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籍曰關中阻  
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也籍曰秦宮室皆已燒殘又  
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  
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籍聞之烹韓生○玦玉佩也示  
以當決斷眦眼眶也唉歎恨發聲之辭沐猴猶  
猴也言獼猴不任久着衣冠以喻楚人性噪暴

王立沛公為漢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趙王歇為代王，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

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項籍三分關中，地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以距塞漢王。漢王怒，欲謀攻籍，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遂就國，以何為丞相。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籍無東意，未幾籍殺韓王成，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弑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秋

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楚擊敗榮，走死，復立田假為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假走之。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

邯迎戰，敗走廢邱，塞王欣翟王翳降。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飢而飯之，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侮信曰：能死，出吾袴，下信，信俯出袴，下市，人皆笑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梁敗，數以策干籍，不用。亡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滕公釋之，言於漢王，為治粟都尉。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多道亡者，何獨追信，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乃欲拜信為大將，何請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禮畢，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信曰：項王啞叱，咤千人皆廢，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愛言，語嘔嘔，婦人之仁也，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大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不欲得大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

也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何收巴蜀  
 租給軍糧食舉兵出陳倉定三秦張良遺項王書曰漢  
 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  
 之項王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以水打絮為漂王孫  
 如言公子連敖官名猶言司馬卒治粟都尉職掌倉廩  
 啞啞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嘔嘔和好貌漢書作姁姁何  
 所不散用東歸之兵擊  
 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

### 王陵以兵屬漢

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毋置軍中以招陵陵便  
 至陵毋泣謂使者曰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  
 以妾故持二  
 心遂伏劍死

丙申西楚二年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

代王

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餘棄將印  
 去不從入關亦不封或說籍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  
 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籍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  
 使人說齊王榮曰項籍為天下宰不平盡上諸將善地  
 徒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  
 之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

十一月漢王還都櫟陽

春三月漢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平陽武人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  
 矣因魏無知見漢王拜都尉使驂乘典護軍周勃曰陳  
 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平居家時盜其嫂今為  
 護軍多受諸將金王讓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  
 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足以  
 利國家事耳盜嫂受金  
 何足疑乎○平字孺子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項籍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莫不仰德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籍放殺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三老掌一鄉教化橫道

夏四月漢王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將兵三萬人歸漢漢王以爲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收籍美人貨賂日置酒高會籍聞之自以精兵三萬擊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晝晦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籍常置軍中以爲質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賜令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太公漢王父周呂封名布本姓英少時相者云當刑而王

改姓黥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初項籍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籍怒之至是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及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何請使王遣之○捐關以東棄之謂裂其地使諸將自取之也捐之捐委也

五月漢王至滎陽。

王屯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軍復大振擊破楚騎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又如滎陽命何侍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何計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秋八月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通鑑要

五編卷二 漢高帝

五

漢王使酈食其說魏王豹不聽使信擊之魏盛兵蒲阪以塞臨晉信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之虜豹定魏地信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乃遣張耳與俱○罌瓶之大腹小口者以木押縛於身浮水不沉

丁酉西楚三年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

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餘曰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絕其輜重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自稱義兵不用左車策信夜選輕騎二千持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即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還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破趙斬陳餘禽趙王歇信以千金募生得左

車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曰臣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為禽矣左車曰足下虜魏破趙威震天下然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自疆不如按甲休兵北首燕路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樵取薪也蘇取草也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殊絕也謂決意必死首趨向也

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何至九江說黥布歸漢布陰許之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帳御帷帳及凡服御之具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通鑑卷之

三編卷二 漢高帝

六

漢王與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立六國後漢王趣刻印張良來謁王方具以告良良曰請借前箸以籌之天下游士從大王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前箸所食之箸而公漢王自謂趣讀曰促速也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殺漢將軍紀信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恭敬愛人至于行功賞爵邑重之今大王嫚而少禮然能饒人以爵邑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金行反間以疑其心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多縱反間宣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滅項氏而分王其地籍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佯驚曰以為亞父使乃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報籍果大疑亞父亞父勸籍急攻滎陽不聽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軍絕食楚四面擊之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駕詐為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漢王得

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籍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王出武關籍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籍果南王不與戰彭越為漢遊兵擊楚籍還擊之王復軍成臯○重愛惜也具饌也惡草具以粗惡之物具饌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漢王北渡河自稱使者晨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信耳起大驚漢王令耳守趙信北趙兵擊齊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

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願急進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乃復謀取敖倉

戊戌西楚四年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其

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寧有詔止乎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遂襲破齊齊王  
以食其賣已烹之引兵走高  
密○微後避武帝諱改曰通

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

漢王軍廣武就敖倉食籍亦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時彭  
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籍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  
漢王曰今不急下我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  
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  
杯羹籍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  
籍謂漢王曰天下恟恟數歲者徒以我兩人願與王挑  
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曰吾寧  
關智不能鬪力因數籍十罪籍怒伏弩射漢王傷胸乃  
捫足曰虜中我指因病創臥張良強請起行勞軍以安  
士卒漢王疾甚因馳入成臯○俎以薦肉示欲烹之傷  
胸而捫足以安眾心  
也創讀曰瘡傷也

十一月漢韓信擊破楚軍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

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救齊或曰漢兵不可當且曰信  
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  
足畏進與信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  
引兵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  
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  
且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

漢立張耳為趙王

耳竊子敖嗣尚帝  
長女魯元公主

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請為假王以鎮之漢  
王怒張良陳平伏後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  
禁信之自王乎漢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  
王何以假為遂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籍聞龍且死  
大懼使武涉說信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  
曰臣事項王言不聽畫不用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涉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之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聞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生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欲持是安歸乎信猶豫不忍倍漢謝徹曰向也言向漢背去也託言去漢

秋八月漢立英布為淮南王。○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

歸太公呂后於漢。

項籍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使侯公說籍請太公籍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

楚歸太公呂后引兵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不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己亥五年是歲楚亡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十二月圍籍垓下

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漢王追籍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入壁自守張良曰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捐楚梁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曰善乃發使告信越皆引兵來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籍泣數行下左右皆泣乃乘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騎於是籍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籍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籍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籍於穀城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給欺言檣整船向岸也

二月漢王即皇帝位

甲午即位于汜水之陽朔仍建亥○汜水在今山東曹州南

立故粵王無諸為閩粵王

閩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郡及漢興師越人佐漢有功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治今福州侯官是也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置酒南宮

帝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與天下同利項籍妬賢嫉能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說服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入居海島中帝恐其為亂赦罪名之曰橫來大則王小則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二客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耻甚矣遂自剄令客

通鑑要

正編卷二 漢高帝

十一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以王禮葬之既葬二客自刎  
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庭置置馬以傳  
處驛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

布楚人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  
舍匿罪三族布迺鬻鉗衣褐衣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  
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  
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  
人何亦不廣也滕公言於帝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  
公亦為籍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  
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籍滅丁公謁見帝以徇軍中曰  
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  
人臣無效丁公也○髮剃去髮也鉗以鐵束頸也朱家  
魯人故曰魯朱家滕公夏侯嬰丁公薛人名固母弟同  
母異父之弟厄困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

敬齊人成隴西過洛陽說帝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  
室比隆哉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秦  
地被山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  
此搃天下之尤而拊其背也帝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  
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  
面而固守獨以一而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敬說是也帝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敬郎中賜姓  
劉氏○關山遮蔽如被渭河環繞如帶四塞四圍蔽塞  
搃捉持也尤咽喉也拊擊也財物所聚曰府天府謂天所造也

張良謝病辟穀

良從入關中性多病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  
相韓為韓報讐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遊耳○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赤松子古仙人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以計執楚王信赦為淮陰侯

信之國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以陳平計巡狩會  
諸侯游雲夢信謁帝於陳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至洛陽赦信以為淮陰侯信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帝嘗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不過十萬帝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帝笑曰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周勃封絳侯灌謂灌嬰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

帝既定天下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盛封鄴侯食邑多功臣皆曰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上會雷願封雷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雷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剖符剖符為符契授其半合以示信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後避武帝諱改通侯又曰列侯發縱解紕而放縱之一曰縱蹤也發其蹤跡

指而示之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

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肥帝微時外婦之子

以曹參為齊相國

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封王之處以大臣相之謂之相國秩與郡守等黃老謂黃帝老子

三月封雍齒為什方侯

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帝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相與坐沙中語帝曰此何語雷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讐怨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奈何雷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

通鑑

正統卷二 漢高帝

十一

誰最甚者帝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齒則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位次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第一鄂千秋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何轉漕關中給食之功也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第一參次之乃令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帝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汲薛歐丁復蓋達周昌雍齒

帝歸櫟陽○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秋九月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通說帝起朝儀帝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

所徵及帝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綿謂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剪植地為纂位尊卑之次

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莫不振恐肅敬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叔孫通為太常

帝自將討韓王信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信韓襄王薛孫歸漢漢以為韓王都晉陽匈奴冒頓入圍信信數使使求和帝疑之賜書責讓信恐誅因與匈奴共攻漢帝自往擊信信亡走匈奴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漢兵戰敗走帝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徒見羸瘠老弱必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帝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阻吾軍械繫敬遂至平城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秘計厚賈閼氏乃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敬為建信侯更封平為曲逆侯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冒頓音墨特左右

賢王匈奴官號左賢王以次當為單于閼音焉氏音支  
 單于號其妻為閼氏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入遺閼  
 氏云今皇帝困阨欲以此獻之閼氏畏奪已寵謂單于  
 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  
 其一角得突出六出奇計捐金行反間一惡草具進楚  
 使二夜出女子解榮陽圍三躡足封韓信四偽遊雲夢  
 五解白登圍六

十二月還至趙

帝還過趙趙王張敖執子婿禮甚卑帝箕踞罵詈甚慢  
 之趙相貫高趙午皆怒說敖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先  
 王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  
 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肯德吾等義不辱何汗  
 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  
 帝過欲宿心動問縣何名曰柏人帝曰柏人者迫于人  
 去弗宿九年高怨家告之帝逮捕敖諸反者午等皆自  
 劉高怒罵曰公等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與敖詣長安高  
 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熱身無  
 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帝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中大夫泄公曰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帝  
 使泄公問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  
 族皆以論死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  
 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宜平侯而徙代王  
 如意王趙帝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  
 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  
 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帝賢張王諸客皆以為諸侯  
 相郡守○箕踞申兩脚形如箕齧指出血以表至誠壁  
 人鑿壁空之令人止其中置頓止之次名也榜捶擊之  
 刺熱以鐵刺之又燒灼之以私問以私情相問也泄公  
 姓泄名未詳侵猶犯負也仰  
 絕亢自仰首而斷其喉龍也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

春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成敗未  
 可知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  
 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加也帝說遂自櫟陽徙都之

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匈奴數苦北邊帝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宮人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名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關中北近匈奴東有彊族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柔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凡十萬口○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族利便利也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秋七月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帝欲廢太子而立之昌廷爭之彊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陛下欲廢太子臣置貴彊相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吃言

之難也期必也以口吃故疊語

乙巳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初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擊其手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公畔吾從也豨曰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十年豨果反自立為代王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生變告信欲反狀后與蕭相國謀詐言豨已敗死給信入賀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帝破豨歸聞信言詔捕徹欲烹之徹至帝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跣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也當是時臣唯知信非知陛下也帝釋徹○辟音闕屏去也鹿喻帝位

二月詔郡國求遺賢

三月殺梁王越夷三族



初帝擊陳豨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帝怒讓之其將扈輒勸王反不聽梁太僕有罪走漢告之帝使使掩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赦為庶人徙蜀呂后曰彭越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彘越首洛陽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從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帝欲烹之布曰方上困彭城敗榮陽當是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請就烹帝乃釋布拜為都尉

夏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

帝使陸賈賜佗印賈至佗黽結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皆在真定今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雷與飲數月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說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乃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奏之帝稱善號曰新語

○黽結為髻撮似推也

帝有疾

帝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樊噲排闥直入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排推開也闥宮中小門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

黥布反滕公問其客薛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信布越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時帝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呂后為帝泣言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令太子將無異使羊將狼於是帝自將而東兵過於蘄西大戰布敗走越殺之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還過沛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帝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帝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湯沐邑者以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音福除其賦稅也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遂還宮

先是帝欲易太子呂后使呂釋之疆要張良畫計良曰上所不能致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丹里先生今令太子卑辭安車請其來為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四人至帝破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孫通諫帝曰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後置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帝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出帝召戚夫人指視之曰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也○丹音六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陜上林中多空地棄請入民得入田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帝赦出之曰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姓聞吾過

夏四月帝崩

帝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死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遂崩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孝惠皇帝

諱盈高帝太子母呂皇后在位七年

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配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名帝視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鞠域窟室

戊申二年秋七月相國鄼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何病帝親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如何曰得之矣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曰吾將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何死參代為相舉事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不治事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臣孰與蕭何賢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己酉三年春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季布曰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深自謙遜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帝舉高帝時越功故又立搖都東甌今温州永嘉是也是為東越

庚戌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除挾書律

秦禁藏書有律今除之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詔

有司立原廟。○帝出警入蹕，警戒肅蹕，清道也。高寢在  
高廟西，高帝衣冠藏焉。每月一出之，游於高廟，其道值  
所築，復道故云。乘宗廟道上行，  
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

辛亥五年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懿。

壬子六年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

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張良孫辟疆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台、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繇此起。

高皇后諱雉，字娥姁，臨朝稱制八年。

惠帝即位，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為太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

右丞相，審食音異其基為左丞相。

太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平及周勃，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太后陽遷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歸，徙平為右丞相，食其為左丞相，立兄子台產、祿及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自是諸呂憚章，平患諸呂劫少主，危劉氏，燕居深念，陸賈入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驩太尉，入宿衛，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以制諸呂。○豫素也。

乙卯二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  
丁巳四年夏四月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  
帝更名弘弘亦他

辛酉八年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齊王襄發兵討諸呂九月太  
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等誅諸呂

趙王如意為崇太后遂病被傷崩諸呂欲為亂未敢發  
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發兵  
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遺諸侯王書陳  
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  
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  
呂氏之變共誅之時太尉勃不得兵陳平合酈寄說  
呂祿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  
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之○掖肘脅  
問之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代王高帝子  
乃使人迎代王至渭橋太尉勃請間中尉宋昌曰所言  
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至邸  
丞相陳平等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三南鄉讓再乃即  
位○請間請少空  
間處有所白也

通鑑要卷二

通鑑要略卷三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葉 昱東壺參閱

太宗孝文皇帝 諱恒高帝中子母薄姬在位二十三年

壬戌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

陳平謝病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社稷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通鑑要略

正編卷三

漢文帝

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

從有司請也。

三月立竇氏為皇后。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令八十以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

夏四月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帝曰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不受。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問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主何事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勃自知能不如平乃謝病免平專相為丞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呂后時佗稱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遣將軍隆慮侯周竈將兵擊之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歲餘后崩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塚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久存問修治先人塚然王之號為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遂去帝制黃屋左纛西甌即駱越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役屬使屬於南越也黃屋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繒為裏左纛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衡

上左方分棄  
彼此共棄也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太中大夫。

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色上黃，數用五。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獻。

十一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至言。帝嘉納焉。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帝乃止。」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帝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跪乎？」帝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垂，邊也。不垂堂者，近堂邊恐其墜也。引却，牽引其席而却退之。

春正月，親耕藉田。

賈誼說：帝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各食其力，未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三年，秋八月，以張釋之為廷尉。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嘗與帝言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帝說，拜謁者。僕射嘗從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對，甚悉。帝詔拜為上林令，釋之曰：「以齋



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帝曰善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効不敬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奇釋之并為中大夫至是拜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民安所措其手足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帝曰吾欲致之族釋之曰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圈獸閑也虎圈上有樓觀故曰登嗇夫掌聽訟于虎圈者梁王帝子揖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乙令云犯蹕者罰金四兩平其不平曰平傾不平也抔手掬之也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為譬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紹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赦之

勃出曰吾常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牘吏所執簿也娶公主曰尚

丙寅五年夏四月除盜鑄錢令

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賈誼賈山諫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賜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鑄錢繇是吳鄧錢布天下○莢錢即五分錢錢薄如榆莢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十黍為一黍十黍為銖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

丁卯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長謀反事覺赦徙處蜀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今暴摧折之臣恐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帝曰吾特苦之耳長果不食死帝哭甚悲諡曰厲王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長子四人為列侯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初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侯馮敬之屬毀之，出誼為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微之，入見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懷王太傅。誼上疏曰：「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因陳治安之策，帝深納其言。○釐，祭餘肉，受釐，受神之福也。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齋則居之，厝，置也。」

壬申十一年夏，匈奴寇狄道。

匈奴數寇邊，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計也。」

術也，帝嘉之。

募民徙塞下。

鼂錯言曰：「陛下遣將吏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居之，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聚，帝從其言。○調，筭度也。」

癸酉十二年春三月，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

鼂錯言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為智囊。」

甲戌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生書願沒為官婢以贖父罪帝憐之詔除肉刑帝躬修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刑罰大省有刑錯之風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乙亥十四年冬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

匈奴入寇帝思廉頗李牧馮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古王者之遺將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故得盡其智能今尚為雲中守匈奴不敢迎塞殺虜甚眾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遂赦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推轂天子親推其車轂聞門限也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首為級所生斬首捕虜之數差六級言無大罪也

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陰廟

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

元年又言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於泗水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後人告平所言皆詐下吏誅之○候推測也前期而言也再中言日昃而復回午

己卯後元二年秋八月以申屠嘉為丞相

帝欲相后弟廣國恐天下以為私乃相嘉時鄧通見寵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入言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

之

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已而之細柳軍先驅不得

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使持節詔將軍開壁門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帝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改容式車出曰此真將軍矣

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詔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大功小功纖皆以衰布言繇粗及精也服大功布十五日又服小功布十四日又服纖布七日凡三十六日而釋服以月也

太子啓即位

孝景皇帝 諱啓文帝太子母竇太后在位十六年

乙酉元年夏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減笞法

丁亥三年春正月七國反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周亞夫討

平之

鼂錯數言宜削諸侯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以誅錯為名俱反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見帝曰吳楚以錯議削其地故反今獨有斬錯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帝默然良久乃召錯給載行市斬之謁者僕射鄧公上書曰吳為反計攻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長息曰吾亦恨之文帝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帝拜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亞夫將會兵滎陽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計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欲退數挑戰終不起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楚士卒既飢迺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

破之，鼻走越，越人殺之，諸王皆伏誅。初，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穆生設醴，及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戊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鄧公名先，元王名交，高帝少弟，浮邱複，姓伯，名醴，甘酒，一宿所熟者，胥靡也。輕刑也。

戊子四年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

庚寅六年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玉孫婦生女後乃奪

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繇是公主日譏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嫌栗姬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長公主景帝妹嫖其名也，嫌銜恨也，大行官名。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以邳

都為中尉。

都為人勇悍公廉遷為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鷹搏擊鳥以都能搏擊故號之

癸巳中二年秋九月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初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臣羊勝公孫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

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官車晏駕用梁王為繼帝詭曰  
諾益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  
絕故春秋大居正繇是太后議格梁王乃與勝詭謀陰  
使人刺殺益帝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  
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邪臣浮說  
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  
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  
大王尚誰攀乎王乃令詭勝自殺時太后憂梁事不食  
帝亦患之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  
曰梁有之乎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  
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  
在陛下也帝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  
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  
后立起坐餐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伏斧質謝罪太后  
帝大喜○  
誅誘怵也

丙申五年秋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  
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服也讞

平議之也

丁酉六年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梁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  
乃分梁為五國盡立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  
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更減笞法定箠令

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戊戌後元年秋七月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噉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  
平顧謂尚席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  
免冠謝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  
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為  
人所告事連汗亞夫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  
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

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急，因不食五日，嘔血死。○裁大轡，尚席主席者，此非不足君所乎？所語助辭，言豈故不足於君乎？偶失之耳。鞅鞅言其强悍，怨望工官尚方、少府屬官掌工作，凡掌天子物，皆曰尚被具也。

八月以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狀貌美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庚三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徹即位。

世宗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母王美人，在位五十四年。

辛丑，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詔舉賢良方正極諫之士，帝親策問之，董仲舒對，略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

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帝復策之，對曰：夫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帝三策之，對曰：天者羣物之祖，故編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

溥愛而亡私，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帝善其對，以為江都相。江都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膠西于王亦帝兄，尤縱恣，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以講學著書爲事。○易王名非，諡法好更改舊曰易，泄庸文種范蠡，越三大夫，布觀望也。膠西于王名端，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

乖道德故以爲諡

夏六月，以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申公爲太中大夫。

帝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綰爲御史大夫，臧爲郎中令，綰薦其師申公，帝使使奉安車蒲輪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推轂，言薦舉人才，如推車轂令其前進，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

壬寅二年冬十月，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以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

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竇嬰田蚡免，申公亦以疾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遵教，皆以孝謹



聞及縮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帝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帝以是親之

春三月以衛青為太中大夫

帝嘗過姊平陽公主說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驕奴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公主為曹參孫平陽侯曹壽所尚故稱平陽公主青父鄭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

癸卯三年秋九月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帝嘗入南山下射獵馳騫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鄴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帝狀貌而異之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帝始得脫又使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帝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帝善之

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六年夏六月以田蚡為丞相

蚡入奏事坐語移日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二千石爵尊蚡所薦人初任即有為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也考工少府官屬主作器械武庫藏兵器之所

秋八月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河內失火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時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帝謂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入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責育亦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云云猶言如此如此此豔愚也數黯者責其告君太直也孟賁復育古之勇士賁生拔牛角育力舉千鈞

戊申元光二年冬十月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

方士李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帝信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來言神仙事矣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時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帝問公卿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

日不食而無忿怒之心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勿擊使恢曰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擊之使帝從恢議使安國等將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壹為間誘單于入塞因邀擊之單于至武川塞得雁門尉史知漢兵所居驚還帝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豪帥也隱猶痛也

辛亥五年秋七月皇后陳氏廢

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坐為巫蠱祠祭祝詛收璽綬退居長門宮○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

詔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

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深文文法深刻也拘刻於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以公孫弘為博士。

弘對策曰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帝擢為第二拜博士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八月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遂有次第也

壬子六年春匈奴寇上谷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却之。

李廣軍敗為胡所得絡盛置兩馬間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馬南馳得歸唯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故每出輒有功

癸丑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

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后。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

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偃安樂主書言事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太橫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五鼎食牛羊豕魚麩五鼎烹謂被鼎鑊之誅

甲寅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帝曰今諸侯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不削而稍弱帝從之

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為言解家貧不中徙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家解

卯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

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帝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帝許之汲黯曰弘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帝問弘弘謝曰夫以三公為布被誠詐欲以釣名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臣為布被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帝以為有讓愈益賢之○鈞取也三歸臺名一說婦人謂嫁曰歸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平太

秋以張湯為廷尉。

立夫人南大為司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及黯數質責湯於帝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御人制御人也文深小苛謂文法刻深專以小事苛責人也吏主文書資刀以削簡筆以書之重足而立謂重累其足迹不敢亂行

巳丁五年冬十一月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帝方興功業弘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問者小門也東向開之意忌多所忌也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匈奴入代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獲首虜萬五千級帝使使拜青為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三子

侯不疑登皆為列侯青固謝曰臣青子在襁褓中列地封侯非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乃封諸將校尉七人為侯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令禮官勸學興禮丞相弘等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請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帝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戊午六年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時比歲擊胡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買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經常也耗音帽亂也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安賜謀反召中郎伍被謀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事覺安自殺公卿請逮捕賜賜自剄死侍中莊助素受安賂遺帝薄其罪張湯以為助腹心之臣與諸侯交私罪不可赦遂棄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言直取之易也

夏五月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帝聞西域諸國多奇物乃令騫因蜀捷為發間使四道竝出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發間使遣使者以計離間敵國也

庚申二年春三月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

支至祁連山而還

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年十八善騎射從青擊匈奴封冠軍侯至是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擊匈奴斬首虜獲甚眾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復深入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時諸

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繇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休音朽屠音諸休屠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祭天金人作金人以為祭天主。

秋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眾。

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其眾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主而降何至罷黜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帝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休屠王太子毋罃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後日碑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帝奇焉即日拜為侍中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賜姓金氏。○貫音世外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漢日音密碑音低。

辛酉三年秋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帝方立樂府次以為歌以宦者李延年为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

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帝默然。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銀錫白金一曰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楯之其文龜直三百合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合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船車者皆有算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怨之績繡也繪五彩為之雜鑄銀錫為白金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楯佗果反圍而長也東郭咸陽名心計不用籌算也工商末技所作各自隱度其家財多少為文簿送之官緡絲也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三十田宅船乘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也。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助邊帝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寬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妻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帝以式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

夏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

廣為人廉猿臂善射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帝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帝益愛重之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帝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少言不泄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王庭單于所都處匈奴無城郭穹廬前地若庭也

以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

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汲黯免乃以縱為右內史溫舒初守河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帝以為能擢為中尉○鷹擊如鷲鳥搏擊論決曰報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帝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帝自帷中望焉乃拜為文成將軍文成又為帛書以飯牛伴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帝識其手書誅之

癸亥五年春三月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小有犯法輒按誅之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己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帝曰人才猶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改之居久之坐法免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病力不能任郡事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

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居淮陽十歲而卒，黯為人性倨，衛青尊寵，公卿皆卑奉之。獨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愈賢黯。青時侍中，帝踞廁視之，丞相弘燕見，帝或不冠，至如黯，帝不冠不見也。帝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丙寅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時盜發孝文園瘞錢，青翟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帝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合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帝聞使趙禹切責湯，湯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帝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青翟自殺。」○瘞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青翟名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

也。本姓莊，文致文飾而致於法也。見知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居貯蓄言豫居物以待時也。

辰戌四年夏六月以兒寬為左內史。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時吏皆以慘刻相尚，獨寬勸農桑，緩刑法，收租稅，時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屬不絕，課更以最帝由是愈奇寬。○課試也，上功曰最，下功曰殿，繩索也，如繩索相連屬也。

巳己五年秋九月以石慶為丞相。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辛未元封元年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  
僊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而還

帝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羣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帝以為仙人宿留海上益發船求蓬萊還至奉高封泰山禪肅然山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可得帝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願陛下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還○八神一天二地三兵四陰五陽六月七日八四時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京師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帝令官求雨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平準官名屬大農

乙亥五年夏四月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丁丑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夏正也

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廣利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後大發兵從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母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為海西侯

辛巳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帝遣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使漢降人衛律召武誘以富貴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白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

雨雪武鬻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  
徒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大窖舊米粟之  
地藏而空者乳育也羝不當  
乳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

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  
騎都尉至是帝遣廣利擊匈奴陵請自當一隊以少擊  
衆帝壯而許之將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戰敗降匈奴  
帝怒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帝以遷為陵  
游說下遷腐刑後帝遣公孫敖入匈奴迎陵敖還言陵  
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帝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  
陵也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宜欲得當以報漢言意欲立功以報漢而  
受其罪也腐官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討東方盜賊

東方盜賊滋起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  
之沈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

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故  
盜賊寢多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  
威振州郡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  
揚名勝之深納其戒表薦召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為繡  
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活  
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直指指事而行無  
所阿私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

丁亥太始三年春正月子弗陵生

弗陵母曰趙婕妤居鉞宮任身十四月而生帝曰聞  
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婕妤婦官婕妤  
手可反屈如鉞故  
以名宮任孕也

庚寅征和二年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  
反詔丞相屈釐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  
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帝心既疑嘗書

寢夢木人數十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以充治巫蠱獄充入宮先治後宮布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懼從少傅石德計收捕充等斬之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帝詔劉屈氂捕斬反者合戰五日太子兵敗南奔后自殺帝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隸臣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帝感悟尚未顯言赦之太子亡至湖吏捕之乃自經死初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賓客多以異端進○壺關縣名茂三老名史失其姓奉令而行曰銜

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帝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帝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壬辰四年春三月罷方士候神人者

帝諭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請罷方士候神人者從之後對羣臣歎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夏六月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閱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過教民為代田一畝三歲代處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閼積功也閼經歷也代易也晦古畝字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古畝字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畝

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殺鈞弋夫人趙氏

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帝奇愛之心欲立焉察霍光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賜死頃之帝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甲午二年春二月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帝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乃立弗陵為皇太子命光日磾及桀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日磾在帝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桀始為未央廐令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為愛己由是親迎

通鑑要卷三

通鑑要卷四 正編

昭帝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母曰趙婕妤在位十三年

張景星二銘 雲間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王延年介眉參閱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母曰趙婕妤在位十三年 乙始元元年秋七月以雋不疑為京兆尹

不疑錄囚還其母輒問活幾何人或無所出母怒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車騎將軍桀侯金日磾卒 諡曰敬 己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以下雜識視雋不疑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距不納春

通鑑要

三編卷四

漢昭帝

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太子據衛皇后所生，故名衛太子。

庚子六年春，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

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至是單于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陵賀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泣下數行，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辛丑元鳳元年秋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

反皆伏誅

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為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公主以是怨光。時旦與光，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書，言光罪。帝時年十四，覺其詐，後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桀、安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杜延年以聞，詔捕桀、安、弘羊等誅之。燕王蓋主皆自殺。○長公主，帝姊，鄂邑所食邑也。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弘生書言，必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位，坐設秋言惑眾，伏誅。○僵，斷枯臥地病已。宣帝名。

甲辰四年夏五月，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樓蘭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遣傅介子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殺之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封介子為義陽侯○屠音除樓蘭西域國名

丁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賀武帝孫昌邑哀王驁之子淫戲無度光憂懣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亦漢之伊尹也光與羣臣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召王脫其璽組送至昌邑邸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坐收繫郡邸獄丙吉受詔治獄重哀皇曾孫無辜擇女徒令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繫獄者無輕重皆殺

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

因赦天下既壯取暴室畫夫許廣漢女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霍光等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年十八通經術有美材願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迎即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光擅廢立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太子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子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也暴室曬暴之室職務既多因以置獄其屬官有嗇夫一人以閹宦為之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光以右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知指知求故劍意刑人天刑之人也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

戊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光稽首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

夏四月，召黃霸為廷尉正。

時俗吏皆尚嚴酷，霸獨用寬和，名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昭帝之喪，大司農儻民車，延年詐增儻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儻，賢也，子賓，延年字，悸，心驚動也。

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議孝武廟樂，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及黃宜為立廟樂。」

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遂授之繫，再

更冬，講論不急。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顯使女醫淳于行，投毒藥，后崩，有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行，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光署行，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署行，勿論，光命勿論淳于，行，恐辭及其妻也。

夏六月，以趙廣漢為京兆尹。

初，廣漢為潁川太守，為鉤距，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鉤距，是姦黨散落，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鉤距，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奸擿伏，如神。○鉤，音項，瓶也，為小孔，可入不可出，簞斷竹也，或鉤或簞，皆可受書，鉤距如鉤，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辛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

夏四月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

帝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帝為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相去聲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

壬地節元年冬十二月以于定國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決獄平法罪疑從輕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初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養姑不嫁姑謂隣曰婦事我勤亡子守寡我老父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婦不能辯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婦死東海早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兩公治門間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後定國果由廷尉為丞相

丑癸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霍光卒。

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

夏四月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

事中。

帝思報大將軍德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相言春秋譏世卿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昏任兵官宜損其權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其副封先白尚書然後奏聞相請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帝厲精為治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久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為盛○世卿父死子繼恐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

甲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成偽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時禁罔寔密律令煩苛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帝善其言詔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鄭昌上疏言置廷尉平不若刑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平音病平其不平也讞議罪

乙卯四年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帝初立謁見太廟霍光驂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帝從容肆體甚安迺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九月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渤海歲饑盜賊竝起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陛下令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帝許之乘傳至渤海界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教令即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丙辰元康元年夏五月殺京兆尹趙廣漢

廣漢見事風生無所回避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下廷尉治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願代之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見事風生言其疾速不可當也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

時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國無達士，則不聞善，朝無爭臣，則不知過，乃徵望之入少府。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翁歸公廉明察，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入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地道尊右，故高職曰右職。

莎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

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王，自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之，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更立他昆弟子為王，帝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為奉世矯制發兵，要功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丁巳二年夏五月，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帝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問者曰：「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帝詔吉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與丙吉同心輔政，帝皆重之。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

帝以望之經明持重，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帝使待中金安世諭意曰：「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貶秩為左遷，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取輔車相依之義。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

吉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辭引吉知狀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詔封賀子彭祖及吉等皆為列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與通○阿依保護也

夏六月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俱上疏乞骸骨帝皆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賜其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霸守潁川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公私費耗皆出於民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復歸潁川為太守

己未四年春正月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諡曰敬

庚申神爵元年春三月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述舊禮明王制除任子之念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帝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任子以父兄為官而任用其子弟也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秋七月叛羌多降

王等叛攻城邑殺長吏時充國年七十餘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帝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土方略充國至金城以威信招降罕开罷兵屯田以待其敵未幾虜降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踰同遙罕俗作罕开音牽皆西羗種

以張敞為京兆尹

長安多盜帝以敞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首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見惡輒取然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西羗兵起敞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貧富異刑而法不一遂不施敞議

辛酉二年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時方用刑法信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帝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宦官官刑之餘息故曰刑餘

壬戌三年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丞相魏相卒吉代之吉嘗出逢羣闕者死傷橫道不問逢牛喘吐舌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吉曰民闕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未熟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和陰陽職所當憂乃服吉知大體

秋八月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不敢復爭後以在東郡時車服侍衛奢僭逾等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癸亥四年冬十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冬月論囚流血數里號曰屠伯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因數責延年曰天道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屠屠兒伯長也。

丙寅 五鳳三年春二月以黃霸為丞相。  
丙吉卒。霸代之。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丁卯 四年春。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夏四月。殺故平通侯楊惲。

初。惲為光祿勳。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好發人陰私。由是多怨。太僕戴長樂告惲。怨望。免為庶人。惲既失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以書戒之。惲報書曰。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拍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會有日。食之變。或告惲。驕奢所致。案得所予。會宗書。帝惡而斬之。○

烏烏。秦聲。山陽曰。南君象燕穢。喻朝廷荒亂。種一頃。豆喻百官。其豆莖。喻已放棄。

戊辰 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

公卿奏。敞為揚惲黨友。帝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尹。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竟致其死。後敞為舜家所告。免為庶人。數月。京師抱鼓數起。帝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迹。○絮舜。姓名。抱音。桴。擊鼓杖。擊鼓。所以警眾。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欽。憲王明察好法。帝有意欲用代。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風憲王。○風讀曰諷。

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先是匈奴亂五單于爭立相攻襲互有勝敗而部落多降呼韓邪單于稽侯獬其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鄧支骨都侯單于未幾鄧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用左伊秩訾王計歛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王制先諸夏而後夷狄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詔以客禮待之

畫功臣於麒麟閣

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帝親稱制臨決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邱複姓名賀受易於京房夏侯亦複姓大夏侯名勝受尚書於族父始昌小夏侯名建受尚書於勝穀梁複姓名淑一名赤受春秋於子夏博士秦官掌通

壬申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爽即位

高宗孝元皇帝名爽宣帝太子母曰共哀許皇后在位十六年

癸酉初元元年秋九月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官館希幸者減

穀食馬肉食獸

禹言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帝喜其言詔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太僕飼馬之穀水衡飼獸之肉並減汰之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

甲戌二年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弘恭與顯久典樞機望之以為中書政本用宦者違古  
不迎刑人之義欲自更置士人恭顯譖望之怨望請逮  
捕帝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望之所坐語言薄  
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忿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  
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歎曰吾嘗備位將相老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帝聞之驚拊手曰曩  
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我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  
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  
為中書令○弘顯二人皆  
宦官禮刑人不在君側

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郡率數年一及帝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  
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不欲與聲教者不  
疆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願棄  
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從之

戊寅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廟

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  
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說張猛進

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  
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酎醇酒也  
漢制正月且作酒八月  
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

己卯二年夏六月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帝問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朝廷者天下之楨  
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  
暴尚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  
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陛下祇  
畏天戒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  
以崇至仁匡失俗帝說遷衡為光祿大夫

甲申建昭二年冬十一月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房奏考功課吏法羣臣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帝意鄉  
之時石顯顯權房嘗宴見問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  
任者何人也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任賢必  
治任不肖必亂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  
肖以至於於是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

安得危亡之君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帝曰幸其瘡於彼房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帝問為誰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顯帝曰已諭顯因疾房月餘告房非謗天子下獄棄市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乙酉三年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

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呼韓邪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官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之

三月以召信臣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南治行常第一號曰召父

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延壽湯共誅郅支單于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宗正劉向生疏曰論大功者不封小過舉大美者不封小瑕李廣利捐五萬之師僅獲駿馬三十匹孝武封之今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宜尊寵爵位以勸有功乃封延壽及湯

五月帝崩六月太子驚即位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

軍領尚書事

孝成皇帝

諱驚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在位二十六年

己丑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

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

博問公卿大夫諫大夫楊興等對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不許

庚寅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女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不問華色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後來異態支庶間適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宜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壬辰四年夏四月雨雪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時帝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陰欲自託乃曰方今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竊恐陛下歸咎無辜倚異政事重失天心也杜欽亦倣此意帝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重合侯馬通馬何羅之弟武帝時謀反上官桀封安陽侯霍光封博陸侯依物曰倚異災異也

甲午河平二年夏悉封諸舅為列侯

譚商立根逢時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乙未三年秋八月求遺書

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精忠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丁酉陽朔元年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章素剛直敢言雖為王鳳所舉不親附鳳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宜選忠良代之帝感寤謂

公羊詩經

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章薦瑯琊太守馮野王帝欲以野王代鳳鳳聞之憂懼杜欽勸鳳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帝乃優詔報鳳疆起之於是鳳起視事帝使尚書劾章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死獄中野王亦以病免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

時王氏愈盛郡國府相刺史皆出其門劉向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陛下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宜援迎宗室黜遠外戚書奏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音太后從弟且休且令出外休

己亥三年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庚子四年夏四月以王駿為京兆尹

先是京兆尹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癸卯鴻嘉三年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后與班婕妤皆有寵帝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乎帝善其言而止後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太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時披香博士淳于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譖告后婕妤祝詛主上后廢考問婕妤對曰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帝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帝許焉○披香殿名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

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下諫大夫劉輔獄論為鬼薪

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輔上言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里謠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書奏詔繫掖庭秘獄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之乃徒繫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掖廷在宮內其獄深

朝野

秘故曰秘獄共工少府屬官亦有詔獄論音倫義法也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三歲刑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時五侯子乘時侈靡莽折節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王鳳病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

六月立倭仔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劉向以為王教自近始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帝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孽支庶嬖便嬖

丙午二年春三月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帝嘗與放等宴樂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帝顧指畫而問曰

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帝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左遷

放為北地都尉

丁未三年冬十一月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福言方今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

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帝不納

戊申四年秋七月以何武為京兆尹

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己酉元延元年冬十二月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

之

特進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帝至禹第

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帝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陸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入宜無信用帝因此不疑王氏雲土書求見曰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對曰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帝意解乃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壬子四年春正月大司農谷永免

王根薦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帝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帝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

初中山王興與定陶王來朝帝令定陶王誦詩通習能說令中山王誦尚書不能帝賢定陶王定陶傅太后隨

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孔光獨以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帝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傅太后定陶王祖母昭儀趙皇后女弟

冬十一月以王莽為大司馬

王根薦莽自代時年三十八莽聘諸賢良以為掾史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捷為郡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枚劉向因是說帝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帝下公卿議請立辟雍未作而罷向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其言痛切發於至誠帝數欲用向為九卿不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

磬

甲二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孝哀皇帝諱欣定陶王康子元帝庶孫母曰丁姬在位六年

乙建平元年冬十月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

皆自殺

初帝祖母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婕妤嘗從幸虎園熊逸出攀檻傅婕妤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元帝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婕妤慙繇是有隙至是誣馮太后祝詛謀殺帝立中山王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責問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自殺弟參召詣廷尉亦自殺

丙二年夏策免丞相博山侯孔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

光自議繼嗣持異策免以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楊雄丞相府議曹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帝不聽博未幾有罪自殺○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戊四年春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

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帝說其儀貌為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貴震朝廷常與帝臥起晝寢偏籍帝褒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斷髮而起詔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崇諫帝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佞調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帝責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帝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籍謂身臥其上也褻同袖調古諂字

秋八月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朝臣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敦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

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宜罷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彭宣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敦厚待之也令休令其休間而就師傅

己未元壽元年春正月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時傳太后崩帝託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宜慎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臣常為之寒心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書奏帝怒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召詣廷尉嘉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死

秋七月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鈞止沒入其車馬推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帝竟抵宣罪○行巡視也帝王所曰安美矣葬曰山陵墓栽植草木處為園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帝故合賢私過孔光光知帝欲尊寵賢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帝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伴矣後置酒麒麟殿帝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閔為中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帝默然

庚申二年六月帝崩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皇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申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詔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屬字承上三者一

發兵符節一百官奏事一中黃門期門期門郎也掌執兵送從武帝初置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時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

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孝平皇帝諱箕子更名衍元帝庶孫中山王興子母曰衛姬在位五年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王莽

為太傅號安漢公

莽風益州合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羣臣盛陳莽功德賜號曰安漢公

壬戌二年春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

孔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諫遂罷之○上疑辭

大夫龔勝邴漢罷歸

勝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癸亥三年夏安漢公莽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

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殺漢忠直臣不附莽者數百人北海逢萌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甲子四年春二月加安漢公莽號宰衡

周公為周太宰伊尹為商阿衡采此號以尊之

乙丑五年夏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

汜

卿

大輅

新德樂

彤殿音唐

大預齊

短也

椒酒

之錫者一輿馬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二衣服謂玄衮也三樂器謂軒懸之樂也四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五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六虎賁謂勇士三百人也七弓矢謂彤旅之弓矢也八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九秬鬯謂秬鬯之酒賜以祭祀也

冬十二月莽弑帝

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敕諸公勿敢言帝崩○泰時祭天壇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祚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選宣帝玄孫中最幼者立之初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莽使羣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曰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非敢有他志但欲稱攝以重其權耳太后力不能

制聽許之

孺子嬰 宣帝玄孫廣戚侯勳孫年二歲在位三年

丙寅居攝元年夏四月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初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即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

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

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翟義丞相方進之子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眾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乃使將軍孫建等擊義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返位孺子之意諸將與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信東平陽



子王

戊辰初始元年冬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

時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莽使王舜諭太后怒罵之曰我漢家老寡婦死欲以此璽俱葬

不相授也舜謂太后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莽脇之乃出璽投地曰我老已死知而

兄弟今族滅也

己巳新莽始建國元年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

救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快膠東恭王子

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

莽復井田法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

庚午年冬十二月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

莽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

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大殺吏民莽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同時並出嚴

尤諫曰匈奴為害久矣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命

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中國疲敝匈奴亦創天下稱武是

為下策秦王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

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

辛未年三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迎勝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詎豈以一身事二姓遂不飲食死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

上下有巢由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郭欽蔣詡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皆以病免官卒於家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宜死即去職莽召之不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入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祖道祭臘歲終大祭漢以午祖以戌臘

丁丑天鳳四年秋臨淮瑯琊及荊州綠林兵起

莽法令煩苛徭役煩劇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洲瑯琊呂母聚黨數千人入海中為盜新市人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共聚綠林中為盜後分散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武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臨淮今盱眙縣長洲本屬蘇州府新市在德安府綠林山在荊州府

戊寅五年春莽大夫揚雄死

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來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勿問雄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文頌莽君子病焉○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劇甚也秦為無道之甚而美新莽之德也

瑯琊樊崇兵起

崇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壬午地皇三年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

平林人陳牧廖湛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新市王匡等○平林漢縣名屬隨州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自發舂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縯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皆附之○縯秀景帝子長沙定

王發之後，春陵城名，在襄陽府隆高也。準謂鼻頭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

淮陽王諱玄，景帝子長沙王之後，在位二年。降於赤眉，被殺。光武即位，封淮陽王。

癸未漢帝玄更始元年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

玄為皇帝。

漢兵圍宛，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以縯為司徒，秀為太常，偏將軍繇是豪傑失望，及宛降，更始入都之。宛今南陽府。

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

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號百餘萬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出城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

千餘為前鋒，尋邑遣兵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乃與敢死三千人從城西衝其中堅，殺尋。莽兵大潰，於是豪傑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莽聞漢兵言莽燒殺平帝，乃會公卿開所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泣以示羣臣。堅中軍也。

夏六月，玄殺大司徒縯，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

初，李軼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復信，縯不從。」縯步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縯固爭，軼與朱鮪勸更始并殺縯。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唯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伯升，縯字。

秋，成紀隗囂起兵應漢。○公孫述起兵成都。九月，眾共誅

莽。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應漢開武關迎建所過迎降遂入長安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羣臣扶莽之漸臺衆兵上臺爭斬之傳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漸臺臺在池中

冬十月玄北都洛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繇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冠弁冕之總名幘巾也古者有冠無幘幘者卑賤執事所服其後貴賤皆服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南陽鄧禹杖策追秀進說曰為今之

計莫如延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材○杖持也策馬箠也○

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

王莽時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至是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輿百姓多信之立為天子州郡響應○王郎姓名一名昌

甲申年春二月玄遷都長安

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俯首刮席不敢視○刮摩也言羞作而俯首至於上席

以趙萌為右大司馬

更始納萌女為夫人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萌專權自恣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

長安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冒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繇是關中離心。○竈下養主烹炊者。

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

耿況遣其子弇詣長安，聞秀在盧奴，乃馳北土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懔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郡鄆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名縣邪。」揄音耶，喻舉手相笑也。路窮如入囊中。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

秀至薊，會薊中反應王郎秀趨駕而出，至蕪葦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晨夜兼行，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王霸恐驚眾，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鄆禹焚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馳赴信都，是時郡國皆降，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響應。○澌，流水也。

大司馬秀拔廣阿

秀引兵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鄆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二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夏四月

進拔邯鄲斬王郎

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更部分諸將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立大司馬秀為蕭王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耿弇進曰：「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

彤者

蔡者

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內，降之。

蕭王擊破銅馬諸賊，降者猶不自安。王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故關西號王銅馬帝。

冬。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

自引兵徇燕趙。

蕭王將北徇燕趙，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乃拜恂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絕乏。

通鑑要卷四

